

“喜喜哲学”，浓浓亲情 ——悼念“麟舅”于光远学长

○孙殷望（1961 电机）



于光远学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生前曾任中顾委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因病于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于光远学长是我续弦老伴刘祖荷的表舅，我随她习称“麟舅”。上世纪30年代，于学长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期间，几乎每逢节假日都住在城里的姨母（祖荷的外婆）家，同包括我岳母在内的几个表弟表妹结下深厚友谊。有几次，他还组织他们一同骑自行车到西山“郊游”，以掩护完成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麟舅”和我岳母同在中宣部（不同部门）任职，两个家庭

过从甚密。祖荷和弟弟妹妹长大后，每年春节和“麟舅”生日之际都要受母亲委托，前往拜年和庆生，我和祖荷结婚后也加入其中。通过十来年（每年至少两次）的拜访，我看到了一位享誉国内外、著作等身的学术名家的另一面，即作为普通老者的的心灵和情怀。其中，尤其对他所奉信的“喜喜哲学”和展现的浓浓亲情印象深刻，使我体验到真正名人所闪耀的真诚人性的光辉。

2003年10月，我和祖荷结婚时，“麟舅”特地在一小张长方形的红纸上，用毛笔写了“喜喜哲学”四个字和“祖荷殷望新婚誌喜”一行小字及署名“于光远”，作为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将这幅裱在一个镜框中的珍贵墨宝放置案头，时时品味。开始，我并未深刻理解“麟舅”自创的这个词语的含义。后来在他写的一篇短文中读到以下一段文字：“七情喜为首。对七情，儒、佛和中医说法不一，但在以喜为首这一点上却无二致。喜不只有情感。经常乐乎乎，是性格。以天下之乐为乐，是道德境界。使人欢欢喜喜地接受教育、完成任务，是工作方法。善于体会和帮助别人生活过得愉快，是优秀素质。我信奉喜‘喜’哲学。”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喜喜”二字，已不只是字面上的本意，而是

提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他赠我们“喜喜哲学”四个字，既含有对我们新婚之喜的祝贺，也含有对我们为人境界的期望。婚后，我们也信奉“喜喜哲学”，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各自保留自己的喜好，各自参加喜欢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尽力构筑和扩充共同的喜爱。十年来，我俩退而未休。我有工作（写校史），她有教学（钢琴），可谓老有所为。而且，努力做到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忙中求乐，也可谓老有所乐。每次去“麟舅”家拜访，他听了我们近况的汇报，看到我们乐观喜气的情绪，都微笑着给予赞许。

作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早就养成了“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好习惯，一生撰写出版了近百部著述，内容涉及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以说，他又是一位思想家、著作家。有论者曰：“思想者是孤独的”，对大学者只能“敬而远之”。但于光远学长却恰恰相反，他不仅爱好广泛，富有生活情趣，人称“老顽童”、“大玩家”；而且平易近人，宽厚待人，重情贵友，极具亲和力。特别是他对浓浓亲情的极为注重和充分展现，令人赞叹不已！其中的两件事使我深受教育，也在亲友中传为美谈。

第一件：他对女儿和外孙女关爱至极，简直令人叫“绝”。1963年12月，女儿小东出生，不久就开始记她的日记，打算一直记到她自己能够记日记为止，然后由她接着记，如能一直坚持，就会有一部“终生日记”。于是，“我很用心地观察和记录小东每天的生活，特别注意在生



于光远学长及家人和作者夫妇留影。左起：刘祖荷、孙殷望、外孙女非非、于光远、女儿小东、夫人孟苏

理上、心理上出现的新情况。”遗憾的是，这本记了两年多的日记，却因“文革”爆发而被“红卫兵”抄家时“收”走了，两年多的心血瞬间付之东流！1969年夏，他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下放到中宣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就和五岁半的小东通信，一年多时间写了40多封。随后，当小东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又在“做不成什么事，闲得发慌”的情况下，为小东编写了一部“孤本、手抄、自己装订”、28开本共134页的“小东小字典”，在普通报纸上写有两千多常用词，以供小学低年级的小东试用。这本小字典倾注了这位身处逆境中的父亲对远方女儿最深切的关爱之情，体现了一种呕心沥血的伟大父爱。1995年5月15日，小东的女儿小非非诞生了。从那天开始，他又开始写观察非非的文章，一直坚持了5年，写了101篇，2001年结集出版，书名为《非非，我的观赏动物——外孙女成长日记》（22万字）。该书编者在“写给读者的话”中写道：“从80岁起，他开始了这些记录：他细致地观察，理解了婴儿非非和幼儿非

□ 怀念师友

非的思想，详细地了解了非非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形成和进步，还有她的那些弱点。对孩子长大过程中的每一点一滴内容：发出的新音节，说出的新句子，对外面事物的叙述，等等，都用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去思索，去引领孩子的精神成长。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大约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你能像于老那样具体详细地说出他的哪种能力是在哪一天出现的吗？你能把你孩子的故事这样详细地一一讲出吗？”当我读完这本“麟舅”赠阅的书，面对这两个问题，我只能遗憾而惭愧地回答：“不能！”因为，在对子孙的家庭教育上，我们很多父辈祖辈没有像于老那样重视、自觉、钻研和坚持！正是基于他这位大学者的可称之为“研究型”家教，使小东和非非从小就得以健康成长，为日后的为人、为学和成才打下良好基础。我和祖荷结婚后的头几年，几乎每个星期天小东都带非非来“姨老师”（非非称祖荷）家学弹钢琴，我对她母女俩的印象很好。不仅衣着朴素，彬彬有礼，而且虚心好学，认真投入，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现在，小东已是北大教授，非非今年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赴美留学，是公认的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她的钢琴也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音乐考级最高级九级，并多次在北京市中小学生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可以说，这母女俩的成长过程和优秀表现，鲜明地体现了于老（包括夫人）对子孙的浓浓亲情和深深爱意，他在本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很值得一学。

第二件：从1986年底起，他自称“学到这样一个新办法：利用贺年的机会，向亲友们汇报以往一年本人简况和未来一年

本人打算。”这是一张A4纸上用计算机打印的一封贺年信函，短的数百字，长的一千余字，每年一封，一直写到2009年，后因年事太高又身患多种疾病，手写已很困难，才被迫止笔。我在2003年与祖荷结婚成为亲属一员后，也就自然成为贺年信的读者之一。这些信虽然写得朴实无华，说的是家常话，不像他的论著和文章那样充满哲思和文采，但却言简意赅，充满浓浓亲情。我们从中了解到：这位已步入耄耋之年却“人老心不老”的知名学者，仍然“为人民的事业生无所息”，坚持“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生活习惯，继续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年年有几部新作问世，仅2005年（90岁时）就出版了5本书，这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学者，始终关注中国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辞辛劳，走遍了除西藏、台湾的所有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为地区发展建言献策”（摘自《于光远同志生平》），即使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坐轮椅走天下”，仅2004年（89岁），就走访了粤、鄂、黔、苏、赣、津、沪等7个省市22个城市。我还深切感受到：作为一名优秀的清华学子和知名校友，他的一生鲜明地体现了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在学术上追求古今、中西、文理“三会通”的优良传统，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清华人”。

“麟舅”辞世后，我因生病住院未能送别。现特在病中写下这篇悼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晚辈后学，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